潘子求仁錄輯要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三

文强孝章
性義門　仝校刻

致知格物上

大學求仁全書也而造道之要在於格物顧格物之說多端學者所信從則窮至事物之理與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兩說而已入主出奴迄無定論將大學之旨要究何在後學將何所依據以適道乎夫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易知也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亦易知也本亂之本謂身也末治之末謂家國天下也則物有本末之本末卽身家國天下無容異釋矣物有本末之本末既指身家國天下則物是兼身家國天下亦無容異釋矣故格物之物謂身家國天下也格者通也經所云格於皇天是也格物謂格通身家國天下也夫人之大患在於有我有我則

與人相對待分、我分人初以爲理勢之當然無甚大害孰知意之不誠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天下之不平無不繇於此大學求仁全書也故自欲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至於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人之良知不容泯沒者也特未有以致之耳孟子不云乎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良知也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則不致知而自賊者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不忍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致知在格物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爲良知也達之於其所爲致知在格物也夫不忍不爲豈分人我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豈有人我之私乎惻隱之非人我明甚羞者羞己之不善亦顯然其非人我惡人似於有我然惡人之不善而非有我之私惡可謂之人我乎辭讓恭敬之非人我亦明甚是非似於有我然

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而不以有我之見私爲是非安得謂之人我乎中庸謂和者天下之達道所謂和者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怒而中節則謂之和而是天下之達道則知惡與是非矣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眞性之直達流行者也所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卽孟子擴充四端之說而已矣豈有他道哉致知格物則意不容自欺心不容有所身不容有辟家於此而齊國於此而治天下於此而平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故大學爲求仁全書而造道之要必在於格物也

夫後世格物之說多端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者非特悞在格物也悞在知故悞在格物也夫知者吾性之良知也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是也孩提之知愛親稍長之知敬兄豈待慮乎見觳觫之

牛而怛然不忍見將入井之孺子而勃然怵惕豈待慮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油然而來盎然而出不容思慮吾人雖昏昧之極蔽錮之深而此固未嘗不直達流行於倏忽感觸之際也故大學於知而直曰致知本不慮非有工夫可加致則其工夫矣明乎知則明乎致之之道致則必不落懸空必有所在何在乎在格物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致不忍觳觫之知在功及百姓致乍見怵惕之知在足以保四海達之天下功及百姓保四海格物也知不致則知如石火電光雖真性未嘗不流露而易奪於人我利害之私意將由此而自欺必將由此而有所身將由此而有辟家以是而不齊國以是而不治天下以是而不平害有不可勝言者致知則意不容自欺而誠心不容有所而正身不容有辟而修宜其家人而家齊藏恕喻人而國治絜矩無辟而天下平一致知焉貫之矣大學原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先於致知致知固入德

之肯綮也其曰在格物者指致知所在之實地非為致知推明格物之當先也故欲明大學格物之旨者必先明乎知知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致知即是擴充四端四端非懸空無事而擴充之也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此致知在格物之旨也後世之學不明乎知之所以為知或曰知即是識或曰知體本空知即是識是俗學也知體本空是佛學也昭昭靈靈之識不待學而後知雖引市井之夫而詰之未有不以昭昭靈靈為知者故曰俗學大約以靈明知覺為內心以靈明知覺之所照為外境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故內外體用之說起焉然昭昭靈靈之識其粗者也不明吾性之良知而惑於佛老之學又不能透則雖當體本空之知力辨其非識而仍不脫乎識也知可胥昧言哉夫吾性之良知當惻隱不知是惻隱當羞惡不知是羞惡當辭讓不知是辭讓當是非不知是是非夫當

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者乎當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孟子所謂不慮之良知也豈靈明知覺之可言乎明乎知為不慮之良知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則必明致知為擴充四端明乎致知為擴充四端則必明乎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為格物若以知為識則必以致知為推極知識以致知為推極知識則舍躬至事物之理為格物無由矣此以知為識而悞認格物之失也佛氏之道空有不二而已於凡境遇事物之當前未嘗起識心曰真空恰恰當機妙應曰妙有若未嘗起識心而不能妙應則斷見枯空非真空也當機妙應而有識心則識神作用非妙有也未嘗起識心而恰恰當機妙應空即不空有原非有故謂之空有不二後世之言良知者曰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曰無知而知知而無知曰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曰良知本

體原來無有本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心無體以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為其學者有悟於此曰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豈非空有不二佛氏之學乎孟子嘗言不忍觳觫之牛矣倘見食草飲水之牛則必夷然若不見嘗言怵惕惻隱於將入井之孺子矣倘見含飴鼓腹之孺子則必夷然若不見何以夷然若不見也當可安則安之也何以怵惕不忍也當不可安則不安之也何以當可安則安之也性善也何以當不可安則不安之也性善也當可安則安之當下不自知其安當不可安則不安當下亦不自知其不安未嘗起識心而當機恰中天則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謂不慮而知也所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得以其不自知而謂之當體本空乎性空之非性善明矣智慧之非良知明矣而乃曰良知之虛如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如太虛之無形

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如是以悞良知曰圓機曰妙用曰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曰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有無相生以應乎無窮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如是以悞格物又豈得謂大學致知格物之旨乎哉故曰後世格物之說多端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者非特悞在格物也悞在知故悞在格物也

一生謂人心莫不有知而於天下之物理苟有所未窮則知必有所不能盡故必窮至事物之理方爲致知者格通人我則專於行矣天下豈有不知而行者乎曰大學致知在格物明言知矣子乃謂之不知乎孟子言擴充四端未嘗謂四端尚不知有待於窮至事物之理而擴充也故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稍長似乎

不知而行矣孟子卽其愛親而指之曰仁卽其敬長而指之曰義豈俟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乃可行耶夫良知不慮而知力行乃所以致若窮至事物之理則但可謂之開長其知識而不得謂之致言致則必行也曰因其所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非致乎曰因其應物見前之良知如有所不忍有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則致也孟子不嘗云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良知貴在乎推致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是推致良知又貴在乎能度推致良知推致卽是良知籌度以推致良知籌度卽是良知良知推致良知籌度權衡審酌分別輕重皆良知之曲折變化故孟子但曰王請度之而不及乎其他今不信良知自能直達曲致而窮理以明諸心使不藏於所往不直提示良知俾學者信吾性之良知本自具足本自見成充達吾愛

敬惻隱之良以力盡人倫日用而先教之逐事逐物理會馳於聞見長其知識恐大學教人之道不如是也曰窮理非不及於行蓋知行並進固為學之大要也因趙云大學雖以致知格物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又云若必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哉其言具在請細裁之曰前賢謂古者小學之教已有涵養踐履之功故大學以窮理為始今小學已廢而涵養踐履缺然不行何以遽能致知格物乎因立主敬之法補小學之缺以為窮理之地不知夫子之里已有居位並行之童子則小學之廢固已久矣夫子作大學何不於入德之始即補主敬於格致之前若謂論語答問多有敬字然大學統領條貫之書又何缺也然則大學自以格物致知為入德不因於

小學可知今之學大學者不必於格致之前補主敬又可知也至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則尤可商蓋致知者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格物者格通人我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子可謂知之所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子又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反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子又可謂格通人我而身必未之能修家必未之能齊乎蓋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本於格致不特謂最先入德之工夫在格致實謂步步得力之要領在格致也蓋一格致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可謂知行並進而後有誠正修齊耶又可謂

有小學之教故大學以窮理爲始耶且知行並進則不特格致非其格致而誠正亦非其誠正格致爲窮至物理以推極知識誠正爲提省操持以澄定心神有絕遠於聖人者曰前賢謂理不明如何持守又謂若未識得涵養箇甚故以窮至物理爲先今曰不特格致非幷誠正亦非竊所未明曰格致旣非其格致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難明之有蓋大學求仁全書也格致者擴充四端彼我無間求仁之要道也格致卽求仁格致不錯矣心意卽於格致而誠正誠正有何錯令知行並進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分明自作兩脚說又云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又如、所謂致知力行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又如所謂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如此格致誠正焉得不錯乎生忽惝怳自疑又謂之曰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以不作

兩脚說何以不要齊頭着力何以不各項做將去生躍然喜忽問曰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耶曰非物格則知不至非知至則意不能誠非意誠則心安能正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論得力均在於格物之候論其所以然則有所係來故有而后二字非物已格而知尚有未至必待如何用力而后知至知已至而意尚有未誠必待如何用力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心尚有未正必待如何用力而后心正之有層次也生問大學何以又言修身爲本曰格致之始已是修身然未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舉心加彼尚須充達惟致知格物而物格知至則已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身微有所偏卽是本亂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微有所偏亦卽於所厚者薄所厚者薄而於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貴乎

窮理窮理者修身之實也於修齊治平之條理知之極其至行之極其至夫然後謂之窮理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窮理矣理窮而性盡大易之窮理盡性卽大學之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故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無時而可盡也豈若致知格物之功至物格知至則已盡者與

生問先生言格物為格通人我則然矣然中庸何以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之竊恐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有所不免奈何且宰我子路身在聖門尚有短喪之問正名之迂何也抑窮至事物之理原有不可廢者耶曰此總為不知大學一書故不知而行之疑不破夫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擇善也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非擇善而何故曰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嗚呼此聖人爲後世學者預先擇善立爲定本以爲萬世學則者也今謂格物是篤行之事尚缺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擇善之功豈聖人所以作大學之意乎夫申生之孝尾生之信爲未嘗有志於學而求仁復性也宰我子路雖在聖門而宰我以短喪爲問則未嘗求仁可知子路雖勇於行而果敢而窒故夫子曰誨汝知之乎曰知德者鮮矣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是求仁之血脈子路尚有所未知也夫無志於學與雖學而不學求仁則行之而有不合語之而有不當亦何怪之有哉又謂之曰擴充四端强恕反求皆格致之事也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大約知求仁則自能强恕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物物度之於已事事審之於已則其理畢出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何爲而有差失卽子所述

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不得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者亦本於小學之教乎抑本於吾性之良乎夫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孩提之無不知愛其親仁也稍長之無不知敬其兄義也豈非不慮之良知耶苟其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不用之於審明爲學之脉路而用之於窮至事物之理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不讀這一件書便缺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這一事道理逐件講明逐事研究久久貫通而後治人治巳如能盡道此正所謂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知識增而不慮之良知不出頭事理審而仁恕之學脉不歸宗復性之邇路有日邇而日遠矣而反疑其不可廢不亦悞耶又曰前賢窮理之説其意非不欲審明爲學脉路而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不得其脉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所歸如云學而流於釋氏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云人爲學須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則心

方有所主云先明諸心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此是欲明爲學之脈路也如云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凡道理俱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是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爲學之脈路也如云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云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窮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是不得其脈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

所歸也夫苟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細心平志密密躬行事在吾前自能詳其條理處處得宜若不審明爲學之脈路而逐事逐物推明不可謂之知蓋爲學之脈路猶昧也縱使事理推明而力行不可謂之近乎仁蓋學無統宗工夫不在血脈上也生謂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爲人父須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此乃爲學之急務亦可不盡心乎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慈孝之根源審明爲學之脈路自能篤信吾性渾然一體洞知慈孝之根源而凡爲人父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者皆其篤行弗措之分內事耳若不審明爲學之脈路則工夫無主腦事理無統會縱每事求根源仍是枝葉之見耳何益之有乎

生問窮理盡性方是物格知至之日爲始則窮理與格物別窮理

非初學之事乎且旣非格物之旨亦有殊於大易窮理之旨乎曰學必知性而後可以盡性未知性遽責以盡性不得也格致君子孳孳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則習心日消眞心日凝一完滿自有一日而物格知至窮理者物格知至以後所以盡性之功也大易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其事也曰精義與窮理無別乎曰理者條理義者得宜精猶屬知窮則知行俱到精義入神致用該於窮理二字利用安身崇德該於盡性二字又何殊之有曰窮者窮在物之理集者集處物之義前賢云窮理爲先又云亦非截然有先後葢窮得理便可施之於事也窮理與集義固有辨矣曰此言於精義致用則可若集義則知行一時俱到非可與窮理論先後者也葢精義屬知致用屬行可謂精義爲先致用爲後亦可謂非截然有先後窮理該精義致用知行俱極其至始可謂之窮豈可與集義論先後哉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雖致知亦是盡性然但可謂之致知且達之於其所忍仁也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格物未嘗非窮理然但可謂之格物大學與大易之分直在毫末耳葢雖有到家不到家之分而路只此一路雖只此一路而有到家不到家之分則毫末而天淵矣曰格致之不可言窮理特以未知性故耶曰擴充四端強恕反求豈敢留分毫餘地以自寬哉然未敢便謂於理已窮也即知性之後於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判然洞其條理然亦未敢便謂無分毫之不盡也或言精義入神不敢以易心承之或言窮理不敢以淺心嘗之此古聖人兢兢不敢之心孳孳不足之心堯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知性之後所日亹亹者在此吾儕其敢易言乎

生謂大易窮理知行俱極其至故爲盡性之事後世窮理專屬知故爲推極知識迥然不同矣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不足以知性耶曰推極知識則知識得其推極而已未有種稗而得穀煮砂而求粥者也曰性者理之源理窮則逢其原固嘗有之曰知性則洞見事物之理未有推尋事物之理而能以知吾性者也且後世所謂理非聖賢之所謂理事事物物各有天則如子當孝而事有溫凊定省道有幾諫養志事之理也聖人則由以盡之木之直者中矩圓者中規牛之力全在肩馬之力散在身物之理也聖人則順以循之後世之所謂理言夫未有天地之初必先有理有理始有氣理生氣而理卽在於氣之中氣分陰陽理卽在乎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卽在乎五行萬物莫不生於五行故萬物莫不有理物物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故曰纔明彼卽曉此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就物而窮之者也理隋於木之氣而人禀之則爲仁仁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惻

隱發而理氣備焉惻隱者氣也其能惻隱者理也故曰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此就事而窮之者也其言理如此夫豈聖賢之所謂理乎性爲隨氣而賦之理而仁義禮智皆理合氣而成氣有盛衰則仁義禮智有多少心爲氣屬火而知覺乃氣之靈聖賢之所謂心性恐未必若是也夫知性繇於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脉路審知聖學脉路而力行久久自能知性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審知聖學脉路而力行則能復性復性自能知性故曰復以自知此聖賢知性之成法也

曰吾性渾然一體之知時時見前苟不致則倏明倏滅力行所以致之也力行以致之則我之知充實充滿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其實地故爲爲學之先務若分致知與力行爲兩路則工夫不統一以致知爲推極知識之事則入手反虛泛豈大學之道乎生以入手虛泛爲疑曰虛靈不昧非吾性之良知則

爲虛體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則爲泛務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步步追緊步步着實何至入手緊要之地反屬虛泛也哉生曰某輩不見爲虛泛曰子試審思之知爲渾然一體之知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豈不更平實眞切毫不見爲虛泛也耶

曰格通人我之工夫日篤則愈知人情之曲折愈見事理之精微而行之愈得其宜知繇行而進行亦由知而精前賢有言知行互相發又言據所知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又言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皆確若審知爲學脈路之知乃入門之要領不可混入於日月知行中審知爲學之脈路而力行之則知愈有所進而行愈入於微乃篤行弗措格致之事也生躍然曰不但可知致知卽是力行又可知初學但可謂之致知不可謂之盡性但可謂之格物不可謂之窮理

一生述陽明之言云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不當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想先生亦謂然曰知格致爲擴充四端强恕反求則察之念慮驗之事爲其大要矣然學庸論孟之書聖賢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皆格致之曲折也初讀之以爲工夫如是再讀之而知工夫之層數更讀之而知工夫之委細只此平常顯易之書耳一番温習一番知新眞有無窮之味久久得力更有若聖人之言自我出之者然有不如是言則不可者然此豈尋常讀書知味之士所能喩其萬一乎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頭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窾一行適宜者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求之文字索之講論奚爲而非格致乎生日聖學是力行故不恃聞見然讀聖人之書而知

力行之委細比之尋常尤爲切要後世格物專屬知故侍聞見然讀聖人之書亦作逐項推明道理反爲泛常曰得之矣得之矣聞見一也後世之用聞見有不同耳若謂格物非窮至事物之理并疑經書不必讀聞見盡可廢則過矣曰平日論古今人物而明別其是非則遇事權衡不爽然乎曰致知格物非遇事之權衡乎若古今人物之是非則學明識定之日妍媸自見要之以徵吾學徵吾識則可而反借其是非以察吾之是非借今日之評論爲後日之應務則倒行逆施失主賓之位誠有所不屑也曰名物度數亦當考究乎曰不敢謂竟無事於考究但我則有不暇

生問儒者一日當治平之任漢唐宋以來之良法美意在所取乎在所否乎曰治平之根本固不在乎制度即時務之經營亦須因乎時酌乎地而審乎人情古不可泥也然吾觀唐宋以來之言論多有切中於今時者蓋去今未遠又本於有心世道之君子爲謀

周遠不徒一時權宜之計敬可法也吾夫子生當衰周有志三代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周禮皆所不廢豈吾儕生於今日不當博學於漢唐宋耶若謂三代以後概從菲薄則吾豈敢

生謂力行卽是致知則聞命矣敢問必主於敬然後行無不力乎曰旣知致知卽是力行便可知力行卽是敬蓋格致君子其根本之地必欲明明德於天下愧吾性之未復而人倫之未盡惟恐擴充四端之未至强恕反求之有漏凜凜小心惟日不足乃所謂敬也豈待主乎曰前輩有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言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密何如曰前賢蓋以窮理爲推極知識故必操持此心然後有以窮至事物之理若大易之窮理則不必然蓋物格知至君子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修吾身修齊治平

之理不克窮則吾渾然一體之性不克盡能一息自安乎凛凛兢兢不敢有分毫之未至窮理之心即敬也又奚俟主而後敬耶

生云前哲有言經不正理不明如何地持守又言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某嘗奉之以爲蓍蔡乃今知其非曰此爲未審知學脉者言則可蓋擇善而後可固執之也前賢悞認格知爲明理識得之事而後可加持守涵養則未必然耳夫擇善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致是也固執者實用格致工夫是也實用格致工夫則真心日凝一日完滿即此是持守即此是涵養若更有持守涵養之功亦爲大錯問格致既非其格知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也曰致渾然一體之知以格通人我則不必別作誠意工夫已是誠意工夫不必別作正心工夫已是正心工夫蓋渾然一體之知性善之面目也不致渾然一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則意不誠心不正故致渾然一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即是誠意工夫正心工夫知識之知已失性

善之面目不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意亦不至於不誠心亦不至於不正則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亦不能即誠其意即正其心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前賢則正心誠意與致知格物分行並進也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於敬者是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前賢則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先正其心也又曰能主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理則主敬工夫日益密主敬窮理相資並進不可缺一是固宜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亦宜致知在格物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也誠意正心分於致知格物而爲工夫則必就意上誠意心上正心就意上誠意則必用意以誠意就心上正心則必用意以正心用意以誠意正心則着意存主於方寸眧眧靈靈於腔子仍是知識而非心而所謂誠意者乃着實好善惡惡多却一分

意思者也豈大學之誠意正心也耶是其惧仍在於以知爲識故格致非其格致誠正非其誠正也有志於大學者安得不擇善哉

答一生書云生嘗患天下疑難之事忽到於前不能如古人之應機立辦焉得不窮理嗚呼以此爲患則猶是功能伎倆之見非爲學真切爲己之志也愚初志學時但患真性不復而何以爲人血脈不明而何以爲學若生之所患者則曾不一動念也嗚呼聖學之血脈既明則事物之條理不難識真性已復則疑難之機務亦易裁大學云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孟子云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生但患不知止而定靜安何患不能慮而得但患不深造而自得居安何患不左右逢其原也夫未播種而憂五穀之不熟未鹽梅而憂滋味之不適口雖愚者亦知其非矣生必疑知性而後可應務則未知性而倏當事任者奈何不知天下疑難之事不出乎常之理苟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協其

機宜則雖有至疑極難素不入耳經心者到於吾前不疑不怖從容處之皆得其條理恊於機宜何者平常之理素明故也生又必謂窮至事物之理方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恊於機宜嗚呼吾非爲事物之理毫不經心也葢窮至事物之理已具於格通人我中也學者若以格通人我爲心則於人我交涉之事自必委細尋其條理曲折盡其機宜條理有未得機宜有未盡則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隱隱如負重傷內省有疚自羞自惡必委細得其條理曲折盡其機宜而後於心無不慊是格通人我必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事物之理而始慊渾然一體之心也然何以不言窮至事物之理而言格通人我葢學在於格通人我則盡事物之條理皆不忍人之心運量步步貼著渾然一體之仁步步抱着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求仁極近復性最易若不格通人我而以窮至事物之理爲學則不特重事失物急知緩行失大學之旨且是

見聞覺知運量而非不忍人之心運量推極知識而非充達渾然一體之知於求仁之道遠復性之學乖也生必疑窮理須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若專恃格通人我之心則僅是察之念慮驗之事爲何以能窮至事物之理不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事事度之於已物物酌之於已則其理畢出格通人我愈久事物條理愈明强恕反求愈入細事物條理亦愈入細何待更有窮至工夫況吾輩朝夕所切磋者格通人我也朝夕所講貫者强恕反求也學庸論孟時時晤對見聖賢之義理愈久愈細則見事物之條理亦愈久愈細何爲而不求之文字索之講論乎雖然生未嘗格通人我亦未嘗窮至事物之理半生閱歷會有幾事疑難擬置不下吾恐以粗心易心承之而往往多悞非然者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則事理劃然無難處者以此推之或居朝廷或居郡縣或履邊方

之寄或當繁劇之任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則事理劃然無難處者而又何疑大學不云乎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艮知自知萬事萬變陽明論之極詳生讀大學而服膺陽明者也亦不足信乎夫諸葛之治蜀張忠定之定兵變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故羣情早悉而應機立斷不然豈眞有神悟夙慧獨異於斯人者與況諸葛養靜於隆中者數年而奇忠定師希夷而得老氏致虛守靜之學躁心平浮氣歛虛心定氣靜以待動天下事雖萬變不齊豈能逃虛靜者之目而猶有不决之機爲其所難者耶彼二公者生所嘗嘆以爲莫可及者也嗚呼非聖人之學而猶爾況於孔曾大學之道乎如愚者能慮能得左右逢原則未至知到十分行到十分知行一齊恰極處爲窮理則不敢蓋知性易盡性難窮理者所以盡性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即窮理盡性之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即以至於命之謂吾夫子

未至神化以前只有窮理盡性可以自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敢謂某而遽可以語此不過常懷須臾離道之懼戒謹慎獨以終日而已生謂愚窮理不至不知愚尚未敢言窮理也嗚呼豈生之所知耶 已上辨程朱之格致

問窮理專於知固所不取正事專於行似與格通人我無異何爲而不然曰格通人我者不忍人之心貫注倫物間遇物接事惟恐或傷之事自得其正矣是格通人我則事自正非但就事正事也正事者但就事而正之事雖正而不關於格通人我一物一事之間蓋有攸分矣格通人我者其本在欲明明德於天下正事者欲在修身是志之所發不同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仁正事則靈明耳是當體之所運不同也曰物與事如是分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已分之矣後世惟物不明故格之之道不明然其本又在於知不明故物不明曰良知之說出於孟子安得謂之不

明曰孟子良知即是仁義其根則性善後世之言良知者曰無有本體曰當體本虛空而其根則無善無惡一爲吾儒之道一爲佛氏真性相去不啻天淵曰然則何以提孟子之良知曰孟子一書語語皆性善則語語皆良知非僅見於不學不慮章也此章之意全在於愛親敬長之仁義達之天下而以不學不慮動人固有之良耳自學絕道喪之後聖人之心不可得見而悞認夫不學不慮者意識不可得有似乎當體本空故遂曰良知良知云耳豈孟子之良知哉曰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前賢云良知即是非之心亦不同乎曰夫良知者渾言之四端皆是也析言之則是非之一端是者不忍謂非非者不忍謂是謂之智可也謂之仁可也故曰性善也後之言良知只是非之心者曰良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則佛氏之空慧非孟子之良知矣曰佛氏真空離人倫棄事物後之言良知即空慧何以致知在正事曰今之論學者不特未明

吾儒之道亦并不深究乎佛氏之言但謂佛氏離人倫棄事物而不知大乘圓教事理不二色心互融法法徧周念念俱足者蓋未嘗離理去事也未嘗離理去事則正事可矣曰知異則格物異何也曰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其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知爲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則物卽爲共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物致知是知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在正其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事知異則其所以格物致知者不容不異也曰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何爲而正之曰若是則隨空落無非大乘圓教矣未嘗有是非而知是知非爲是去非知是知非爲是去非而本無是非縱橫萬有當體本空前賢所爲得於大乘圓教者也學者信從久之一旦親體相呈親見無知之面目則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亦無善無惡之意知亦無善無惡之知物亦無善無惡之物無心之心則

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其知非致知之知物非格物之物意非誠意之意心非正心之心與大學相去懸絶又奚待辨哉夫正事與格通人我豈非均一力行即事物之間有不同亦不過謂毫釐之異耳而豈知其即爲心性本原之所繫儒佛出入之所關者耳故曰有志於大學者不可以不擇善也

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大中正至之道豈可目之爲佛氏曰天泉證道中請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即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中根以下之人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予但知知善知惡爲善去惡而未嘗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但循中根以下之教而未知其中根以上之指示何怪於予曰此其門人之言非其師之說也曰子不見提宗四語首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乎又不見良

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乎其他如良知之虛良知之無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心無體以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語語說無四無之說豈待其門人而後發耶但爲師者引而不發以待學者之自悟學者一悟之後非四無不言謂有違於其師之教則可遂謂出自門人非其師之學則不悟良知本無知而欲以是護其門望者也豈實論哉已上辨陽明之

格致

大學言致知而後賢之發明大學者曰致良知蓋以明乎知之爲良知非知識也致知之知本即良知豈後賢之有所增入哉但知識固非良知而空慧亦非良知未免欲明而反晦耳苟知良知乃愛親敬長之仁義即是性善則凡擴充四端强恕反求集義求仁皆致良知之事皆格物之事而無容他說矣又曰渾然天地萬物

一體之謂良知苟明乎知爲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自知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亦自知格物之格乃格通身家國天下以復乎渾然一體書所稱格於皇天之格葢身家國天下只一物而爲本末故須通之通之則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而爲本爲末條理秩然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渾然一事而修身爲齊治平之本頭緒灼然不通則不成其爲一物不成其爲一物則本不成其爲本末不成其爲末身家國天下既漠不相關則修齊治平自無可言而事有終始亦爲虛語何以爲明明德親民之大道後世惟不明乎知之所以爲知遂不明乎物之所以爲物格物之物明卽物有本末之物與事有終始兩列而混物爲事物有本末之本末明卽本亂末治之本末指身家國天下而釋爲明德親民明德性也不可指爲物親民事也不可指爲物以不知物之所以爲物遂至

性而物之事而物之不明乎知之所以為知物之所以為物因不明乎格之所以為格而以窮理釋格物當時之議者曰必加窮字而後見格為窮至必出理字而後見物為物理不加窮字不出理字則至物難以明格物以正事為格物當時之議者曰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乃所以修身也正事為格物是省八目為七目也古今學術其所繫於致知格物者如此後之欲從事乎大學者可以知所辨矣

知本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奈自習見作祟習心為禍而人我之私不勝其紛擾非復本來渾然一體之物矣然豈渾然一體之知遂斷滅而無存哉或時觸於物而惻隱或時觸於物而羞惡或時觸於物而辭讓觸於物而是非渾然一體之知時時流露於人倫日用苟能擴而充之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則仁義不可勝用而天下之

大可運之掌上豈患乎渾然一體之不克盡哉古之人如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聖人耶其克明峻德親九族而九族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豈非自堯以下聖人皆然耶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是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於擴充四端此所以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直推至格致而無餘辭也問誠正修齊治平各有其功豈一致知格物遂足以盡之耶曰盡之矣孟子於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曰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耶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曰仁義不可勝用不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耶故齊王之不忍觳觫曰是心足以王矣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吾聖人之道非曰此但可以致知而未足以誠意此但可以誠意而未足以正心此但可以誠意正心而未足以修身此但可以誠意正心修身而未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誠意爲一層工夫正心爲一層工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又各有逐層工夫也言誠意正心亦曰擴充四端言修身齊家亦曰擴充四端言治國平天下亦曰擴充四端大學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其意推其本於致知格物孟子則止言擴充四端而誠意在其中正心在其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令之學者不知大學直推本於格致之旨但見言先言後次第歷然冣工夫之有層折格至而後可用功以誠意誠意而後可用功以正心正心而後可用功以

修身自生迂曲爲入德之障不亦過耶然大學之旨未始不明也於誠意章直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明是就致知格物言誠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則不自欺而意誠矣有如好好色惡惡臭之慊矣愼獨云者當致知格物之際必求自慊毋自欺也正心修身言有所修身齊家言有辟皆不致知格物之過也而不言心之如何而正身之如何而修則無不本於致知格物可知齊家治國言誠求藏恕治國平天下言絜矩而好民好惡民惡則又明言致知格物矣故大學於誠正修齊治平無不言致知格物以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其要俱在於致知格物也有志於大學之道者但專從事於致知格物入德在是究竟在是不得疑格致之未盡隨症對治作去病工夫蓋致知格物則諸病自去也亦更無此隋彼滿作補葺修漏工夫蓋致知格物則聖人全書無不該貫聖人大道無不盡括也故子貢門

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門人疑一貫之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問恕之一言雖僅見於齊家治國其實絜矩而好民好惡民惡皆恕也有所有辟皆不恕也謂大學以恕貫修齊治平誠然至擴充四端則自孟子始發之似與恕有別曰子疑恕非即擴充四端乎夫己所不欲謂之非羞惡不可也謂之非是非之心不可也不欲勿施豈非即惻隱之心又豈非即羞惡之心又豈非即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故强恕而行即擴充四端也子疑其有二亦過矣夫格通人我即在於人我交涉之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俱格通人我自然之次節不言而自在者也若窮理正事但用力在事上不用力在格通人我上用力在事上者知事而不知物用力在格通人我者舉物而事在焉事上用力者雖時時人我交涉而不關於格通人我格通人我上用力者雖時時涉

事而非徒求之事蓋學脈是格通人我則事上用力俱格通人我上用力故窮理正事俱是格通人我然則知大學格物之旨得爲學之脈則事上用力皆血脈也不知格物之旨則不得爲學之脈雖在人事上用力實無血脈也學安可不知聖人之血脈哉知格物則有身家國天下卽有修齊治平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修齊治平自渾然一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不知格物而以窮理正事爲格物故但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之爲一貫而不知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者之爲孔曾一貫眞宗矣故曰格物之旨不明一貫之宗自昧

格物只是格通人我只是自責不能一體未嘗於事上着着求正而知人我一體之血脈於事自盡理得宜蓋雖不言事而事在也

知格物事只物之事只責不能一體於事無不著到

領起格物之血脈則於事之曲折處自能盡窒礙處自能通可否

處自能正

格物直在事之本源上格事上正不正由物上一體不一體但自責不一體則事自無不正其實着脚在事上却念念只在物上曾子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似事上省察却分明是物上省察如此眞切焉得不聞一貫

身家國天下是物格身家國天下之物卽是事未造渾然一體之實則日見不一體故雖人事未交於前而格物之功無時而可懈也

學者於事上不得其宜大率人我習見之爲礙格通人我正於事之淺上用力學擴充四端强恕反求當體不忍人之心故爲聖門求仁之方若不知格物而格事則不過推極知識與當體本空之靈知去聖學遠矣

格事則或以知識爲知或以空慧爲知失却性善本來格物始是

求仁所以知即是仁不失本來性善

問格通人我者當體不忍人之心故爲求仁之方則聞命矣非格物而格事何以或爲知識或爲空慧非吾性之良知乎曰吾性之良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則非炯炯於內而昭昭於外炯炯於內而昭昭於外者識也故以吾心之知窮天下之理物物而求之事事而推之者識之運也則窮至事物之理者所以推極知識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良知若徒求之事則知是知非之靈知靈知亦識也然知是知非而有識心則謂之識知是知非而無識心則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所謂當體本空所謂無知而知知而無知佛氏之空慧也識心生於有我通俗皆然前輩即用之以爲學故未合於聖人之大道若空慧則非學佛有悟不知也然以此別於知識則可遽云孟子之良知則混儒佛而聽聖學所以不可不辨已上總論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四

四明後學　毛文强孝章
鄭　性義門　仝校刻

致知格物下

先生每對人輙云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孩提愛親稍長敬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意之中忽焉相遭怵惕惻隱勃然而發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是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可見者也故大學教人先大其志於國與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其國自必返而求之近欲齊其家又必返而求之身欲修其身又必返而求之心意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又必知先務之爲急而從事於致知格物志不大則已自隘其心量安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恰與渾然

天地萬物一體之性相副者也不反求而忽先務又安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致知格物恰是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工夫與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相副者也致知格物止是一恕恕則當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大學全書以一恕貫之夫人惟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故意有自欺而不誠心有所而不正身有辟而不修家不可教而不齊國無所興起而不治天下無所取則而不平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意尚有自欺而不誠者乎心尚有所而不正者乎身尚有辟而不修者乎尚不可以教家不足興起於國無可取法於天下而不能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乎故大學前則直推其先之於致知格物以見欲明明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其要歸在於致知格物也後則貫一恕於誠正修齊治平以見非恕則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而家不可以齊國不可以治天下不可以平也恕之爲道大矣哉故夫子曰

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即恕也以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他道者也故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恕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他道故可以終身行之今之言恕者曰此爲接物之方而已矣於修身之道已得其半而不足以正心誠意也果爾則夫子何不有道以使之先正其心先誠其意而但教之以接物之方乎豈子貢已能誠其意正其心而但以接物之方補其修身之缺乎且今之言齊家必曰立家法言治國平天下必曰講經濟夫子何不使之推求家法講明經濟而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但使之終身行恕乎嗚呼是何視恕之淺也惟不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恕則人我無間當下渾然於復性爲最易也吾夫子曰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者吾性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夫子以求仁爲宗

大學爲求仁全書而重視乎恕也後之爲學者不然則視恕爲接物之要而已矣嗚呼此聖學絶續之關而古今學術之所以不同也

人皆知聖道之大而不知其何以大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恕則人我無間當下渾然意不自欺而誠矣心無所而正矣身無辟而修矣可以教家而齊可以興起於國而治可以爲法於天下而平其爲脈也眞其爲途也直嗚呼何其大也後之爲學者靜坐以操持此心謂可以正心誠意至於修身齊家則曰須用集義而論治國平天下者又但貴乎書史之考訂才識之敏達夫古之聖人重在乎致知格物而意於此誠心於此正後之學者重在乎正心誠意而不知所以致知格物古之聖人致知格物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後之治國平天下者不本於格致誠正而惟從事於強識智慮多聞爲學者迂曲其心思支離其途

徑談治者廣騖於聞見尋求於枝葉嗚呼何其小也

生問曾子言夫子之道曰忠恕夫子之告仲弓曰敬恕非忠不能恕非敬不能恕孔曾之言一也今專從事於恕將何以爲恕乎夫恕卽一而日以貫誠正修齊治平竊恐未然曰實行吾恕之爲謂忠實行吾恕而惟恐有不恕之謂敬故能近取譬强恕而行是乃所謂忠也亦乃所謂敬也夫能近取譬而焉有心之不盡乎强恕而行而敢有不盡之心乎非忠而何無不盡之心而又惟恐心之有不盡非敬而何故忠敬者行恕之心非有加於恕也夫人所不欲或不能知已所不欲亦弗知乎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艮知之自致而又曰何以爲恕是頭上安頭之說也不觀大學之言誠意乎大學之言誠意就致知格物言也其曰所謂誠其意者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意誠矣夫致吾知於格物豈非人之所不得與乎

豈非獨乎必求自慊而毋自欺則愼也實致其知於格物曰誠意實行其恕曰忠知大學就格致言誠意之旨則知忠恕之說矣夫不知恕是一而謂忠是一恕是貫一以貫之似忠以恕之者然將夫子終身之訓與孟子强恕之言何爲而少一乎不有用而無體務末而遺本乎

生問夫子之答仲弓其旨究何如曰此夫子示之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夫惟見有我也故多輕忽於人如見大賓一出門而不敢忽如承大祭雖上之臨下而不敢輕恪恭無間人已渾然此即克已復禮之學求仁之道也非敬以持已之謂也不輕忽於人則推已之心度人之心而恕行焉苟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毫無怨尤蓋怨則與仁正相反仁則渾然一體怨則人我對立仁則滿腔惻隱怨則滿腔殘刻微有怨焉則不仁矣故夫子特爲指出非以效言之也此章所示求仁之方最爲明著豈主敬行恕有持已及

物之分乎
生問恕之一言先生每舉以示學者豈舍此更無親切者乎曰俗情開眼即是人我雖一縷一草之事到前爾我勝負之念即見故强恕是學者最親切工夫苟能時時强恕則人我之見漸釋而渾然一體之性漸復矣故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吾人爲學所以求仁而復性也强恕而求仁莫近豈不親切乎
問推己之謂恕求仁必由於推己耶曰吾人天性隨處發露對父自知孝對長自知敬乍見孺子將入井自怵惕惻隱見堂下之牛自不忍觳觫只因乍發乍泯未造渾然一體之實人已尚有隔膜故須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推己綿密懇到則不待有觸而發真心時嘗流貫於人倫日用間即此是求仁之要道舍此而他求則吾不敢知
仁不俟推恕則須推力行近乎仁亦不俟推故學者當篤行弗措

之候則恕也而即仁矣
强恕者求仁之直路欲求仁而不從强恕入是猶欲行而自塞其徑也夫工夫不愜本性不足以復性某不敢以悞學者學者何爲而自悞乎
今之學者於聞一貫則欣然於强恕則生厭不知强恕之篤則聞一貫也不難孔門之魯惟曾子敏則自顏子以下唯子貢夫子皆告之以一貫自今觀之不特唯與不唯二子有異而夫子所以告之者其語氣亦自有異葢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明是强恕故夫子呼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恰如震雷灌耳曾子曰唯亦如空谷應聲若子貢則不然觀其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是不知取譬於近也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是徒有虛願虛語未及見之實事也故子曰賜也啟口即與商量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即其平日之病而引之使疑至

末曰予一貫以之而子貢若不聞也者夫子貢之斂過於曾子而夫子所以告二子與二子所以承告者大有不同則在行恕之力與不力也欲聞一貫者當知所以用其力矣

又曰先行後從乃子貢對病之藥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欲無加諸人正孔門行恕日用之事而子貢實未及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正策之以先行也他日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是有急於守約矣夫子仍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葢孔門以求仁爲宗而求仁莫近於恕故夫子不能易辭以告也然曰能近取譬曰予一以貫之曰非爾所及曰其恕乎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所以策子貢者不一而子貢日馳求於口耳而卒未嘗實用其力也叩之以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則對曰然詰之以與回孰愈則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儆之以予欲無言則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挑之以莫我知也

夫則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又曰文章可得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曰固天縱之將聖噫嘻豈性與天道終不可得而聞夫子果天縱而回卒未可望與亦未知所以用其力耳

夫子於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即是恕不知克己即恕之旨但以克人者反觀之而可知也克人是全以己所不欲而加之人則知克己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人則無禮克己則復禮克人無禮乃熾然人我之惡克己復禮則渾然一體之仁迨至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非禮必欲視必欲聽必欲言必欲動只是熾然人我爲祟則知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克復爲仁之目也顏子曰請事斯語即曾子之日省其身也孔門初無二道初無二學

有己則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賤惡畏敬而辟之其所哀矜敖惰而辟克己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條理秩然而一體渾然故曰

克己復禮爲仁非禮而視聽言動者己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者克己復禮也即如美色在前以適情之物視之何不仁也若視同我之姊妹便不見爲美色又何仁也視聽言動皆然則通體皆惻怛矣故四勿爲求仁之目

又曰前輩爲學無不去人欲存天理余謂要在得爲學之血脉有血脉則欲易去去欲即是血脉工夫不得血脉則去欲不過末節工夫欲亦難去盤桓於意念戰鬬於腔子滅於東而生於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勞擾一生而已血脉只是格物知所以格物則去欲如燎毛蓋欲生於有我格通人我則人欲去而天理見也且如人見吾妻女而起私心己所不欲也凡我見美色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則慾心當下消化矣交財利而有羸心己所不欲也凡於財利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則利心當下消化矣故終身行之只恕一言君子絜矩只在所惡又曰同惡恕也同所好亦恕也好貨好

色豈非人欲之大者苟知爲人之所同欲而與民同之則天理矣猶得謂之人欲乎故恕之一言爲學之血脈亦卽去欲之良方問强恕工夫於當下似不切人一日之間視聽言動不知凡幾多有當下得宜者何待推度若待一一推度反去之遠曰子不善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於利害勝負之關萬難消釋者格通之故曰强恕其實恕之一言卽有强之之意但人情有尤難平者必須勉强度之彼又度之此紆廻轉折始得平此聖人灼知人情喫緊教人之語安可錯會又曰人多有矜心粗氣一腔我是人非之見怨天尤人之念堅不可拔者有利害勝負之私密制其命不能自解者若能平心推度於人己之閒當下便得銷融便得平妥故强恕乃格通人我之實乃求仁之要蓋事在萬難消釋猶平其情以通志况在平日尤易爲力故歷過關頭一番則平日之用力易一番常常打過關頭則不特勝私之力健而此心有日密切日純一

不自知者故曰求仁莫近焉若目前常事不知學者尚處之得宜何待聖人以此爲教兆純立志爲學則趨向自正目前常事奚推度之有

一生云自思平日只是克伐怨欲不行未是體仁曰然夫子固云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生問求仁之方曰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是求仁之方子只能强恕反求則克伐怨欲自不煩遏制而潛消默奪縱有萌動但自責求仁之力不至不必於去欲上再有工夫此所謂學有血脈者也至於體仁則須深造自得而後可言子今只可言求仁蓋求仁者復性之事而體仁者盡性之事也學不躐等名義亦不可混

一生謂閒思雜念去之甚難曰懸空在腔子中去閒思雜念故見其難若於人事上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思思念念歸并一路有

何閒雜之可去而論難說易耶生以爲疑曰閒思雜念萬起萬滅俱爲有了人我格通人我恰是去閒思雜念之根去其根則末自盡

顏子克己是格物故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夫子無我是物格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最患在有我克己自能無我故曰克己即格物

知求仁之血脈則克己即是格通人我不知求仁之血脈則克己不過制欲治心管攝於腔子

非禮勿視聽言動當地銷融當下一體誠非顏子不能後世不知求仁而克己則無本但欲克己以正心誠意而不知其爲致知格物則雖奉克己之訓行四勿之言但成其制外養中腔子中管攝而已與顏子之學何啻霄壤

問存養乃幾先之學恐不可無曰存心養性先須知性未知性遽

言存養不過澆培意識而已某謂立志真篤孜孜汲汲常若有事乃幾先之學如此則起念即覺即是審幾之學强恕反求省身嚴密即是省察之學强恕反求所以達愛親敬長之良於天下也不强恕則彼此町畦而不達不反求則彼此疎怨而不達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愛親敬長之良達於天下矣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强恕反求止以擴充其不忍人之心

恕須强反求又所以强恕或奪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奪於人我低昂之見有明知已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人加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强或任執拗之識只見已是或動勝負之見堅護已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已物正人之過皆已之過已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强與求皆聖人教人深細用功之言蓋利害相干人已相軋凡情俗態相纏非用勉强之全力不能恕强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據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我之見然矜已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然眞心爲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强亦不自知其爲勉强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質之古人覺已甚薄絜之彼此之間覺情多有未平推之事理之內覺精微多有未盡在我有不至則人之應我爲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執以爲是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强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殆盡其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一友謂自反不可多用如袁紹每有悔曹孟德譏之曰天下事能經幾悔先生謂之曰自反與悔不同悔者有過而悔自反者未嘗有過而自反如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云愛人禮人治人

何嘗有過只因行有不得反而求之始知前之所見於道尚有未盡於是乃益盡其所未盡不肯姑容毫末如此則心日細情日平氣質日銷渣滓日融愈盡人情之曲折愈窮事理之精微愈通人我之隔礙愈證渾然一體之性分易所謂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此也豈可與有過而悔者同日道哉

又論孟子三自反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此在一人一事上自反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是全身自反就一人一事上自反旣已仁禮忠敬無不盡則在我無更加之理此而不謂之妄人則將昧其是非之本心乎此而不比之禽獸則將曲學阿世乎或異類中行如佛氏乎何難一語安置妄人最爲平懷最爲妥當然使吾德如舜則何頑之不格而橫逆終加之無已也君子至

此自不容不全身自反矣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克諧以孝而焚廩揜井之父母允若底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二嫂使治朕棲之傲弟源源而來無數橫逆一到舜前終受陶鎔終於怡順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此而我不能格一妄人誠未免爲鄉人也豈不可憂乎惟至於全身自反而後此憂無可已故曰終身之憂此君子崇德之權輿盡性之實事吾儕所當師法者也

又曰自反亦有不同有聖賢之自反有學者之自反聖賢之自反未嘗有過而自反者也學者之自反即改過是自反過不可不改故反求不可不力也

或言人須無過屢過屢自反何日至無過之地先生聞之曰無過固善有過正亦無害請友期於無過固修身之道能獨自勉以改過亦求益之方蓋有過則悚然不遑自不敢不翼翼小心朝乾夕惕如此可幾於無過矣忽又有過愈悚然不遑不敢因循托大是

過者所以策吾至無過之地者也故過正亦無害而改過亦求益之方也

又曰人惟不涉事故見爲無過見爲無過故難反求諸巳之多事

又惟小於自待故不反求諸巳不反求諸巳故易見巳之無過

又曰人惟以衆人自待故雖有過亦與衆人平分大人無分過處

又曰雖無志於盡性至命故雖有過亦忽而不自知盡性之君子無忽畧處

又曰大人者正巳而物正者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此自待安得不見有過安得不反求諸巳

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何等擔當何等器量何等志願故大學之道以格物爲血脈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格物爲先務也有志於大人盡性之學者曷省諸

一生問橫逆之來如何曰自反生曰橫逆之來本是妄人曰必三

自反後始可目爲妄人不然子以彼爲妄人彼亦以子爲妄人矣又曰三自反非徒反之於心而不見之於實事也故曰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自反一次勉强自盡一次恩禮有加仁敬敦篤其有不格者鮮矣

一友每見人輒問三自反後如何一僧曰忍一友曰嘗先生曰憂

一生問横逆之來已盡三自反之道而有加無已奈何曰三自反惟仁禮存心之君子能之恐子未必然實未嘗盡三自反之道而遽以自許以横逆目人恐不可也生云某之自反何止於三曰既三自反彼亦可以釋我我亦可以遠彼漸釋漸遠亦漸可相忘而有加無已必一本之骨肉至親遠之不得疎之不可者也骨肉至親豈可目之爲横逆縱盡三自反豈可等爲妄人而置之禽獸何難之列也哉必也委曲自盡至誠默孚如虞舜之於傲象方是孟子三自反後提出大舜原非無意欲仁禮存心之君子以必如舜

爲憂耳不然目爲妄人等爲禽獸已盡君子與人之事又何必有終身之憂也哉今人只是相尤相效人以此來我以此往一不往再則往矣再不往三則往矣縱使終不往亦必藏怒宿怨既藏怒宿怨則雖相對之頃委折周旋而彼固自覺之衆人雖至愚而亦至神固不容以聲音笑貌欺也如此則猜嫌終無自而消疑貳終無自而釋豈得謂已盡三自反之道而目爲橫逆之有加無已哉此亦只是無志存心發念不越等輩中人若果挺發大志以虞舜自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如此自律如此爲憂則彼之加我皆認作己過彼之不忘於我皆認作自己融釋無力自反自責勉勉無間天良感動日消月化有不知其然者夫象欲殺舜何等傲很尚可感格况我必不如舜彼亦不至如象也哉亦在吾子勉之而已矣

自反自盡是吾人分内事不可期於效驗一有期於效驗之心無

論感人不動已陷入於功利之域而不自知
又曰未嘗力行故有期於效驗眞力行者但盡己分并無感人之念
陽明曰烝烝乂不格姦舜只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其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惡人常態若指摘其是非反激其惡性舜初致象殺已亦是要象好之心太急此卽是舜之過閱歷後始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
陽明此論甚善蓋要好太急而正其姦惡尚是人己有二有滑移嘿奪之意亦是人己有二舜只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便底豫得瞽瞍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便克諧得象
古人云知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亦是要人躬行之語實則行一寸始知一寸行一尺始知一尺若未嘗行亦不可謂之知 某嘗謂强恕愈純則所不欲處愈見之細愈體貼之盡反求愈密則有不

得處愈見之淸反求愈深厚有力分析愈有條理則渾然一體愈親切刻刻無滲漏則步步踏實地故曰力行近乎仁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謂諸生曰古人每事反躬自求不特巳之有不善也即見人之有不善而亦不容自巳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今人見人之有不善輙輕易訕笑不知自內省夫輕易訕笑則旣無省身之實益且即其訕笑處便爲薄德易致人怨尤何不善如之苟內自省自無暇訕笑人不但收自省之實益即不訕笑處便是德蓄德日隆而人不怨尤何善如之

又曰凡交與有不相合處只宜自反自反則日見巳之非不見人之非自不尤人自反之久則彼亦感動亦將見巳之非而不非我不尤我矣是謂兩不自是故兩見是如此則兩相益交日孚德日厚而相與以有成矣若我但見巳是而人非則彼亦將見巳是而

我非爾自是則爾相非交日離德日薄而怨日深矣何益之有生逑一友嘗被羣小構陷至今怨毒在心不識聖人當此有怨毒之心否曰聖人固無怨毒之心但聖人自處有道不至爲人構陷文王羑里亦無妄之災但有君臣之義在故天王明聖雖後人語亦文王之心今儕輩構陷豈得不怨曰至此須自反我必有以致之者豈得有怨曰聖人亦復仇否曰父母兄弟之仇自無不報古人有報師友之仇者若止於吾身則有犯而不校而已果陷吾身以必死豈因無怨毒之心甘以身殉此則必有善脫之道如文王羑里夫子陳蔡原無死地

生逑叛僕負固得罪吾親時時恨之不能消釋曰此子之私心叛臣賊子自古有之僕雖有罪未爲大逆子今旣向學須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爲己任使天下君臣長幼主僕上下各得其分乃子之所當爲亦子之所能爲區區抱憾一僕何隘也且使子之誠孝足

以悅親則僕自不忍於得罪孝足以悅親則慈自足以格衆僕又何忍於負固苟知此子方引咎盡職日求有以安親而何暇於憾僕哉

一生問犯而不校工夫最難曰强恕反求自能不校若但在犯而不校上用工夫便錯

一友謂市井不能無欺僞一行作賈卽與聖賢分路若存聖賢之心以服賈則子毋俱喪曰若是則商賈斷不可以學道上帝降衷君師立教一至商賈而皆窮四民又不能無商賈是天地間分定有此缺陷也奈何友曰是固然曰今之貿易公平者人爭趨之其譎愈倍欺僞者人爭惡之其息反耗則謂何君等只是視學道爲奇特視聖賢爲高遠故有此說其實學道本尋常事聖賢本尋常人商賈若存心忠恕貿易公平雖聖賢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是矣

或云恕以求仁未足盡聖學道統相傳只一執中不言仁義禮智

蓋仁義禮智俱有弊病不如中之為妥曰吾友提一中字誠善堯舜禹允執厥中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中大學絜矩絜此中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中矣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無往而不中矣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為求此中吾儕窮理精義惟日不足為不能從心所欲不踰此中即如友朋相與體貼人情是中周旋世故即非中體貼人之公情是中若人情或有過乃不自勝其私不度於理而體貼之是以道狥乎人矣即非中毋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中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即非中仁義禮智俱中德若有弊病又安得謂之仁義禮智哉

問人情或有過望即不體貼何以謂之體貼人情曰體貼人情者恕也絜矩也過望之私即非彼我之同心非彼我之同心則絜之而非矩何以體貼為哉曰狥人之私即周旋世故乎曰亦是又曰在體貼人情者少有求人悅畏人怒如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即為

周旋世故

聖學與流俗只爭毫釐聖學體貼人情非周旋世故流俗周旋世故似乎體貼人情然去體貼人情絕遠

一友自謂近已識得象山在人情上做工夫先生謂之曰須識得人情友遂請問曰識得巳情即識得人情此夫子之所謂恕也若人之私情則不宜狥又一友云王者恤私正體貼人之私情反求諸巳只自責體貼之未盡且舉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爲證先生曰此人之公情非私也其友深以爲然乃謂之曰此方是仁義所以孟子言仁必言義又曰亦方是眞仁

友以予試事至特造先生論及强恕云推巳之私恤人之私巳有私須推之人有私宜恤之先生曰所論甚善但君之送子與試狥私非恤私也友謂須見有志則可若强之不試則不可曰此君似於知仁而實未知仁若知仁則渾然一體中秩然條理自有義在

生問已私不可有又推之於人乎曰已私能推當下卽是無私夫好貨好色私也與民同之則可以王又不可推乎又問私不可徇何爲而恤人之私曰恤人之私謂其人之隱曲不能以告語於人者也非謂人情所不與違道而過焉者也恤人之私我無私也徇人之私則我亦有私矣恤人之私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不能吾儒止是平情之學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情平親親尊賢自有等殺於其所厚者薄人之所不樂也於其所薄者厚人之所不望也一循其天然之則而不違則情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飾非而益勉所未至則情平平則人我無不通矣

老氏無情佛氏寃親平等不近人情惟吾儒爲能平情平情之言似淺近而非老佛之所幾似乎易而實非至聖不能盡嗚呼此其所以爲中庸之道也

絜矩則天下平吾儒之平天下止平其情而已
和者天下之達道不中則不和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中則我之情平矣我之情平則發皆中節而人之情亦平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孰謂吾儒之道有出於平情之外乎
義者宜也恕則得宜故行恕即是集義
莫視集義易見稍有偏即非中正之道即非義一事非中正之道即非集義
處事得當甚難雖我之所以審量者不忒而未全愜乎人情則在我之所以審量者猶未免乎偏見也見稍有偏即審量亦在偏見中審量即不忒亦在偏見中自以爲不忒而已豈中正之道而能愜乎人情哉此集義君子所當重以爲戒也
人不可少有成心偏見即成心也此心何自而起乎起於有我耳有我則有成心而執偏見旁觀者皆知其非而當局者堅執以爲

是他時亦自知其非而此時堅執以爲是迨至他時知非而此時已不及救矣過已成矣雖悔之無及矣有我之爲害如是哉當偏見自執時雖曠觀無益也立事外曠觀不若即事中設身處地而量其人之情苟能即事中舍已而量其人之情則偏見自執者廢然而返矣此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

偏見自執則我常處其勝即不處勝而寧處負亦勝也蓋挾理以爲勝耳強恕君子寧忍出此事苟不得其平則默然受其負而無理勝之名庶幾哉

剛方之士不患不拂人情有阿世之心而患執已所是不顧人情之允愜夫愜乎人情始愜乎已情人情不愜處已情亦安能自愜也此恕之一言所以爲終身可行也

自處不忒處須人心皆安始可若我之自處者安而使人心有不安即非一體之學

只求相安之道不專爲自巳難安自不徑情一往自是寡過凡於朋友有恩誼者縱有難安處須委心曲折處之又須默然順受若無事然則可少徑行直遂卽於恩誼有傷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朋友自有厚薄等殺之不同

有我則有氣岸一毫我見未化則一毫氣岸未盡也以是而處五倫焉得不有所缺陷大學言絜矩絜之於上下前後左右夫上下前後左右大槩不越五倫絜之而成矩安有缺陷乎

有一毫氣岸在便習心習氣在銷化得盡便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失禮也夫子於此時無一毫氣岸在

九二龍德正中聖人有何邪可閑反躬自思本無習心因思往事而動習心豈非邪因思而動本是外來閑之而已乃知閑邪存其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爲主誠爲客不然邪誠兩立教之閑邪只是

過私制欲工夫聖人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閑之門外而
已
一友云習心習氣半生積習挽之甚難如童子讀字初讀一回差
必正至十餘回始正得讀十餘回差必正至百餘回始正得先生
憮然曰亦須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友又云吾輩讀書知道理始有法式文王不聞亦式在吾輩待師
友論說始入文王不諫亦入時值一生讀周書乃指云文王於庶
獄庶慎直是罔敢知何等小心先生斂容曰然
友又云學至充實甚難有一毫習心習氣滲漏即不充實譬如滿
倉米夾一莖二莖稻草在即非充實先生爲之悚然
友云有一毫習心習氣只是工夫之不篤須自責工夫先生曰然
須是責志工夫之不篤由於志有不篤
輕於爲己則薄於責身爲己愈切則自責愈厚輕於待己則薄於

責身自任愈重則自責愈大
不欲爲人則已欲爲人則必自責以人之道不欲爲大人則已欲
爲大人則必自責以大人之道
唐虞三代之民惟信得堯舜禹湯文武故能從其欲而被其化今
觀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身爲度者何如春秋戰國以至今日惟
信得孔顏曾思孟故能遵其教而宗其學今觀孔顏曾思孟之所
以身爲度者何如道之爲孔孟與否世安能盡知世之視學道之
士則在於行上視之而已若行不足信於彼而曰能信我之學無
是理也夫行不足信而學因之眞我之罪非彼之過
學不明於世安得尤人夫旣自任孔孟之學矣而工夫不綿密粗
疎處露習氣偏見處任習心彼卽以粗疎偏見之故不信我之學
思至此有痛自懲艾之不及焉得尤人
自講學以來諸賢之學信於後世者多矣今切切然辨之而發明

孔孟之正學其不疑而謗之者幾希若又以言行之故予人以訾議之端是孔孟之正學至我而絕人以信從也嗚呼疇之二千年不足懼明之一人爲可懼諸賢亂之不必罪一人絕之眞足罪也

吾人立身行已豈能盡合人意只自信處不可有絲毫之不慊有絲毫不慊卽是大缺陷豈得放過

須實實信得自已無過方可實實信得自已無過正可審察旁人議論以爲改過遷善之地葢雖實實信得自已無過不無見稍落偏處旁人議論之得當者正可取以補過其不當者亦可取以信吾之無過

人之議論我而當者固我之師也其議論我而不當者皆激厲我以進德驅策我以至聖人者也皆我之師也況言有相通者其摘我以此事固未然而未必不可爲吾後事之戒理更有互發者其所執持之道理雖非而未必不可觸發吾至是之理故人言甚不

可忽某甚不敢忽視乎人言若曰聞謗不怒抑末矣

渾然一體有滲漏卽接物處事有疎失雖疎失未見於接物處事而渾然一體有滲漏卽是大過嗚呼此人之所不及見不及議而吾不容一息自寬者也

渾然一體有滲漏卽宜受誅受責雖人之誅我責我未必當而我自有宜受誅受責之理則人雖不當而我自不容辭

某一日行道上有羣兒戲擊石塊偶中左頰痛甚瞿然曰近日怠緩此天使之擊我也

學絶道喪之時人見有學道者輒以聖賢目之旣見其行事之未必合乎道也則又漫然不信嗚呼使我之行事無不合乎道則天下之人皆可興起而爲聖賢因我之行不足信而陷天下之人皆不得學道而爲聖賢豈非大罪人

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成康之世刑措不用位育之責無間於上下

使我能事事盡道不失人望則位天地育萬物之實際也
每見人不論有識無識各有一意見輙各以意見窺學道之士彼所謂是不行其所是則不信彼所謂非或行其所非則不信嗚呼吾輩立身行己豈能事事合人意但自信處不可有差若我尚不能自信無過人安能信我無過
學者生程朱之後易有架子於胸中夫以架子爲道固非然使我能盡道則自有無架子之架子今不能盡道而使彼執架子以求我雖彼之過固我之過也
盡道而愜乎人情者道也周旋世故而深得乎人情者俗也俗士從世情中打出亦自謂有其道而我不能盡道以愜人情又何怪其不以我爲然
人所見者迹我所見者心見其迹則人出其意以論或此人以爲過而彼人以爲非過或一人以爲過而羣然附和以爲過改過君

子虛心詳審當與不當皆我良友更有我以爲過而人反不以爲過我以爲非過而人羣然以爲過我以爲過者必不因人不以爲過而自寬也我以爲非過者必不因人皆以爲過而拒人也蓋論迹則人與我人與人必不能同其分然也嗚呼古之聖帝明王嘗設木建鼓以求天下之言矣今學道之士不求言而言自至豈非大幸耶而何敢不虛心受也

本無名心故不惜多口實欲成己故願受人言

某於過即戚然知非亦浩然無怍蓋自辨非出於有意也若渾然一體有滲漏而或動不善之念或一息忘戒愼恐懼則震震然惶恐悚息如陷大穽此所謂我自見之心也於此不自愧勉其不爲禽獸者幾希渾然一體有滲漏便不能自信爲無過

人所見者迹我所見者心見迹者往往因迹而誅心見心者當兢兢透心以透迹

某今日愈見行最難眞是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莫謂恕乃初學之事但可以求仁吾儕雖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能行恕卽是體仁吾夫子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或不能不絜矩故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豈特爲子貢言哉夫子蓋自道也曾子旣聞一貫而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特爲門人言哉知夫子者莫若曾子也嗚呼是可以知吾人終身用力之地矣

一友問渾然一體之仁如何得實有諸巳曰須信吾人本來是仁但强恕求仁自能實有知諸巳又曰夫子謂仁者人也孟子亦謂仁者人也又謂形色天性也人本是仁而人孰不可居仁强恕反求之功純密無間深造渾然一體之實始知吾身渾然是仁此之謂實有諸巳此之謂信學者果强恕反求則融融洽洽油油藹藹眞樂見前夫融融洽洽油油藹藹眞樂見前者仁也人心本無不

樂亦本無不仁只爲已私作礙故有窒塞而不樂窒塞而不樂則間隔而不仁矣格物則良知日漸顯發人已日漸相通真性直達流行無窒塞故樂無窒塞則無間隔而仁矣

又曰學者苟信得及而日從事於强恕反求則步步是踏實地時時有可見之功志意日漸充長胸次日漸浩落氣質日漸銷融日見其樂不見其苦日見其易不見其難故曰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

曾子曰三省吾身即聞一貫學者欲求孔曾之一貫但自反自責如曾子之日三省而已若欲求一貫而更求他道未有不錯於岐途者何也爲其脉不真路不直也夫曾子之前規具在何不信而行之

只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真切自不厭人不厭事不以離人遺事靜坐爲工夫自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只此願

欲眞切自肯日省只此日省卽是工夫只此願欲眞切亦不必說是工夫所以某與人言學但教以立眞志未嘗言工夫

友人問學者多問工夫某無工夫可言但教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從事於格通人我欲明明德於天下卽自責不能明明德於天下從事於格通人我卽自責不能格通人我只此是志只此是工夫更無他語志非念念常提之謂自反自責與留在胸中爲悔者不同

一友問學在格通人我則聞命矣但晨起夜息無事之時工夫如何曰但患工夫之不眞耳眞工夫無間斷無接續若有間斷有接續亦不可謂之工夫矣曾子三省固在當下晨起夜息之際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篤志者正可深切自省奚爲而人事未交遂無工夫乎

生問先生謂工夫只在人事上若人事未交工夫如何曰未嘗志

學故見有無事之時志於學卽是事學汲汲常若不及譬之搆訟者訟未結時雖勾差不至其意豈能一刻而忘訟哉

冬日積陰沍寒一陽生於下毫不之覺二陽猶微力不敵陰三陽則敵陰矣然尚未也必積至四陽則氣盛化神天地陽和矣君子之與人交也亦然吾雖愛人禮人治人如初陽之生不能開其積陰不親不答不治固所宜然必也反其仁反其敬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如陽之微者積而至於氣盛化神則大地陽和矣今人志小器輕不能以全力自勉動而以一二端之善自喜以一二端之效責人不亦可惜也哉

謂一生曰人人性善人人本然是大人奈於世情上不堪其冷熱不肯於世情上受些小虧損或爭勝於利或爭勝於名或爭勝於勢分以至一技一藝之末一言一語之往復無不欲占些小便宜以自矜喜不知世情上占得些小便宜性分上受了大虧損也顧

步步做得便宜事以受大虧步步受大虧而反自以爲得便宜人之昏每每若是不亦可哀也哉

二生侍一生謂外人多議先生專提强恕反求似乎教法執一曰果用工夫總一强恕反求自有各各不同處即如二子可見某實地上用功是仲弓工夫子是顔子工夫但顔子工夫不善用便流爲遏欲制念不由遏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誠非顔子不能故不易提强恕反求工夫步步踏實地眞心在實地上凝固私欲在實地上消磨誠能眞切力行與顔子之克復同歸於仁而平實坦易無不善學之弊此我所以專提强恕反求也夫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得其方爲其近正吾儕之事而又何疑乎

答一生書云生謂某立教惟在强恕反求格通人我愚謂生但能舉其語而不能審知其實蓋愚之專提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全致

重乎心性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强恕反求格通人我當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眞性全體顯發心性工夫莫近於此莫重於此而生謂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良知日擴充自欺之本絕有所之根消知致意誠心正俱於格通人我上取足所謂以全力致重乎心性者也而生謂必主敬始心體常存則於愚之爲教固有未知者何怪生之疑我爲硬欲以强恕反求一端爲聖門一了百了工夫耶又云生謂自讀先生之書遂篤信先生之學以爲入聖之路舍是無由不知生所信者何學何者爲入聖之路也愚舍强恕反求則無學舍强恕反求則無入聖之路亦惟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入聖之路斷斷舍不得强恕反求今生似能信渾然一體爲吾儒之道而不能直信强恕反求即是渾然一體之工夫蓋生之信渾然一體爲吾儒之道者非生之識果足以信之也信明道耳明道云渾然

與物同體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生不能別其非愚所舉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非生之識果足以信之矣信明道而明道未嘗專提强恕反求爲入聖之路則生自不能不疑爲非一了百了工夫又何足怪夫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其身而已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孔孟固以爲一了百了工夫矣他章問答特因人發藥各有不同細細求之則無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若謂非一了百了工夫則子貢何以可終身行能近取譬何以謂仁之方强恕而行何以求仁莫近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豈非一了百了而要本之反求諸己聖人

明訓彰彰如是而何以輒輕之爲非一了百了工夫也

又云强恕反求格通人我之力界沉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所謂其心一其神凝主宰常健內力常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乎前而不動念何取於照管視聽言動生謂愚之教惟在强恕反求格通人我其餘視聽言動俱不照管此豈知强恕反求格通人我者哉若照管於視聽言動則有安排有做作安排做作則有扭捏有回護始或本期無過終必落僞道學之窠曰何也强恕反求格通人我者用力於根本專注於血脈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用心於枝葉支持於格式根本血脈者專於爲己枝葉格式者分心爲人也夫用心用力之不同而成就迥別學者亦安可不知所以自擇乎

凡事既見得是只須直行所見不可再有回護若有體面回護爾我顧忌便不能直行所見流於文過餙非之小人矣

既見得是又不能行與不學之人何異

某省過悵悔毫不見人之過人即有過皆已之過何敢尤人

某今日方知爲人之難不知三十八歲以前如何莽撞過日不任自家意致體貼人情又不苟徇人情歸於至當人已皆愜甚難甚難

一生問先生以下工夫何如曰精義不敢不勉求仁無別法惟在强恕熟仁無別法惟在精義精義亦不外恕但用力稍異耳